

太白

第一卷

太白

第一卷 第一期
創刊號

太白

第一卷 第十二期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五日出版

編輯人

陳望道
上海拉都路二八六弄五九號

發行人

徐伯昕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電話九四六二五

發行所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電話九四四二六

印刷所

生活印刷所

本刊文字非經允許不得轉載

定價

每冊零售實價一角 每月五十二日發行

外 國	門 澳 及 港 香	本 日 及 內 國	數 冊	期 時	預 定
角四元四	角二 元 三	角二 元 二	期四廿	年全	
角四元二	角七 元 一	角二 元 一	期二十	年半	

郵票代價十足用收以一角一以上者為限

廣告價目

一 之 分 四	面 半	面 全	位 地	級 等
		元十八	外 底 (色雙印)	等特
	元五十三	元十六	裏 底	等優
元 十 二	元 十三	元十五	後前文正	通普

長期刊登另有優待辦法詳章索寄

地址文西書店生活

LIFE PUBLISHING CO

334 FOOCHOW ROAD, SHANGHAI

本刊編輯委員(照記音字母次序排列)

艾寒松 傅東華 鄭振鐸 朱自清 黎烈文
陳望道 徐調孚 徐懋庸 曹聚仁 葉紹鈞
郁達夫

本刊特約撰述(照記音字母次序排列)

艾蕪	巴金	冰心	沉櫻	杜重遠
方光燾	豐子愷	風子	佛朗	谷人
高滔	耿濟之	顧均正	何穀天	洪深
黃芝岡	黃石	黃源	胡仲持	胡愈之
張天翼	賈祖璋	金仲華	靳以	韜奮
周越然	周木齋	周予同	趙元任	朱光潛
兗士	老舍	老戈	李健吾	李輝英
李滿桂	廖楚容	劉薰宇	劉廷芳	落華生
馬宗融	孟斯根	聶紺弩	歐陽山	任白戈
小默	夏丏尊	夏征農	沈起予	許傑
陳子展	陳守實	謝六逸	孫伏園	陶行知
草明	蔡慕暉	蔡希陶	王魯彥	王伯祥
王統照	萬迪鶴	魏猛克	吳組緝	吳文祺
楊騷	葉韻士	樂嗣炳		

太白

投稿規約

- 一. 本刊各門文字都歡迎投稿。
- 二. 投寄畫稿，如是漫畫木刻，也很歡迎。
- 三. 稿子需要清楚，稿子前頭需要註明通信地址。
- 四. 文稿一經登載，每千字奉酬現金二元到五元、畫稿如果登載，也奉酬相當現金。都在稿子登出後發出。
- 五. 來稿經本刊登載後，版權仍歸著作人保留，不過著作人將來另印單行本時，應儘先由生活書店出版。又本社編集各門彙刊或選刊時，也得自由選入。
- 六. 來稿，本社得酌量增刪，如有不願意的，請在投稿時預先聲明。
- 七. 來稿 本社收到後概不答覆，除出預先聲明並且附鈎郵票的概不退還。
- 八. 投稿請寄上海拉都路二八六弄五十九號太白社。

色特大六書本

版明開為文化界謀

購買翻閱的便利

開闢刊行要籍的新途徑

二十五史

發售 預約

預約價

一次付四十元

十次付每次五元

預約期

本年十月底止

出書期

廿四年一月起
每月出書一冊

原書字體大小式樣

搜覽 於二十四史外加入新元史，成二十五史，為全史最新
完備 結集，並於每史之後，編列參考書目，明史每卷之後，更
便利 將王綱肅明史考證攷選加入，可稱為最完備之正史。
檢查 本書除每史各編參考書目外，並編成二十五史人名
印刷 索引，凡各史紀傳中有專載或附見之人名，均為列入
清楚 一檢即得，不啻一部中國人名大辭典，尤為便利無比。
攜帶 歷來坊間縮小複印之書，均用平板印刷，印數稍多，即
輕便 易模糊，本書係將原書照相縮小，製成鋅板，仍用凸版
售價 機印刷，印數雖多，決無模糊不清之弊，請閱樣張即知
付便 每本亦有二百冊字體極小，印刷模胡之橫行本，仍在
簡便 百冊以上，本書添加新元史印成九冊，實為唯一創舉。
 市上最廉價之二十四史，非四五十元不辦，新元史及
 明史考證攷選，更需六七元以上。本書於此數書外，
 更有人名索引，預約紙售四十元，價值之廉，無出其右。
 購者如感覺一時付款不便，可先付款五元，以後每月
 出書付款五元，即可取書一冊，全書九個月出齊，按期
 付款，輕而易舉。外埠交各地中國銀行代收，免收郵費。

樣式書本為下

(半寸一厚寸六闊半寸八尺市高冊每書原)



樣本備索

開明書店刊行

此書字體大小式樣
 原書字體大小式樣
 預約期 本年十月底止
 出書期 廿四年一月起
 每月出書一冊
 預約價 一次付四十元
 十次付每次五元
 預約期 本年十月底止
 出書期 廿四年一月起
 每月出書一冊
 預約價 一次付四十元
 十次付每次五元



風 景
白 鷺 木 刻



物 靜

刻木 夫珂比皮 聯蘇
(V. Blbikov)

太白

半月刊創刊號目錄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二十日初版

短論

-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公汗 (一)
「買辦心理」和「歐化」……………曲予 (二)
要辦一個這樣的雜誌……………魯慈庸 (三)
關於狸貓換太子……………風子 (五)
認真……………龍貢公 (七)
論科學小品文……………柳湜 (八)

- 怎樣打倒方塊字……………胡愈之 (一〇)
和一個學生的對話……………壁容 (一二)

- 馬爾的語言學說……………仲持 (一五)
大眾語的標準是上海共通話……………樂嗣炳 (一七)
成語跟俗語……………傅明 (二二)
大眾語和記錄大眾語的工具……………華士奇 (二四)
大旱……………彩天 (二六)
一個車夫……………余一 (二九)

- 速
寫
炎夏小記……………許傑 (三一)
阿九和他的牛……………征農 (三四)
小林……………李輝英 (三六)
出廠……………草明 (三九)

漫談

- 幽默的叫賣聲……………夏馬尊 (四一)
略談中間讀物……………謝六逸 (四二)
版本……………周建然 (四四)

小品跟蒼蠅

- 記黃小泉先生……………傅東華 (四五)
寫不出什麼……………鄭西諦 (四七)
方言的記錄……………葉聖陶 (四九)
白果樹……………陳望道 (五〇)
螢火蟲……………克士 (五三)
半間樓閒話……………賈祖璋 (五四)
昨天在那裏……………蕭宇 (五七)
顧均正 (五八)

讀書記

- 對於梁實秋「偏見集」的偏見……………周木齋 (六〇)

風俗誌

- 黑妓……………馬宗歐 (六三)
大金塔……………劉明 (六五)
女大須嫁……………南初 (六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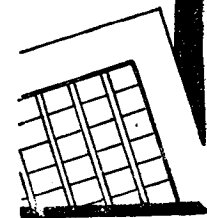
雜考

- 仲尼無父……………曹聚仁 (六九)
晉人小帖……………陳子展 (七〇)
批評家與創作家……………馮于 (七四)
大眾語和戲劇對話……………洪深 (七五)

文選

- 慢畫……………魯子愷
木刻……………白濤等

短論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公汗

今年的尊孔，是民國以來第二次的盛典，凡是可以施展出來的，幾乎全都施展出來了。上海的華界雖然接近夷（亦作犂）場，也聽到了當年孔子聽得『三月不知肉味』的『韶樂』。八月三十日的『申報』報告我們說——

『廿七日本市各界在文廟舉行孔誕紀念會，到黨政機關，及各界代表一千餘人。有大同樂會演奏中和韶樂二章，所用樂器因欲擴大音量起見，不分古今，凡屬國樂器，一律配入，共四十種。其譜一仍舊貫，並未變

動。聆其節奏，莊嚴肅穆，不同凡響，令人悠然起敬，如親三代以上之承平雅頌，亦即我國民族性酷愛和平之表示也。』

樂器不分古今，一律配入，蓋和周朝的韶樂，該已很有不同。但爲『擴大音量起見』，也只能這麼辦，而且和現在的尊孔的精神，也似乎十分合拍的。『孔子，聖之時者也』，『亦即聖之摩登者也』，要三月不知魚翅燕窩味，樂器大約決非『共四十種』不可；況且那時候，中國雖然已有外患，却還沒有夷

場。

不過因此也可見時勢究竟有些不同了，縱使『擴大音量』，終於擴不到鄉間，同日的『中華日報』上，就記着一則頗傷『承平雅頌，亦即我國民族性酷愛和平之表示』的體面的新聞，最不湊巧的是事情也出在二十七——

『（甯波通訊）餘姚入夏以來，因天時亢旱，河水乾涸，住民飲料，大半均在河畔開鑿土井，藉以汲取，故往往因爭先後，而起衝突。廿七日上午，距姚城四十里之朗霞鎮後方屋地方，居民楊厚堃與姚士蓮，又因爭井水，發生衝突，互相加毆。姚士蓮以烟筒頭猛擊楊頭部，楊當即昏倒在地。繼姚又以木棍石塊擊楊中要害，竟遭毆斃。迨隣地聞聲施救，楊早已氣絕。而姚士蓮見已闖禍，知必不能免，即乘機逃避。……』

聽說在阿剌伯，有些地方，水已經是寶貝，爲了喝水，要用血去換。『我國民族性』是『酷愛和平』的，想必不至於如此。

「買辦心理」與「歐化」

曲 子

近來有人罵歐化白話文是買辦心理。

但據我看來，買辦是不主張「歐化」的。

上海灘上最早的買辦先生們大概只會說「洋涇浜」，而「洋涇浜」却是中國化的英國話。現在的買辦先生自然是一口道地的英國話了，可是他們嘴裏的中國話一定是道地的「大衆語」，——也許夾一兩個英國字，可是夾幾個英國字並不是歐化；「白話文歐化」云者，是要採用外國文的句法，倒並不一定要夾進外國字來。

至於買辦先生提筆寫信訂合同，那一定是道地的文言文了。一點「歐化」

氣味都沒有！

主張「歐化文」的先生們以為中國語法不嚴密，想「化」牠一下使牠嚴密些。但是買辦先生從來不會想到這些沒

要緊的事的。買辦先生覺得拉水馬桶比紅漆馬桶好，洋房比中國房子好，洋行大班比中國的什麼「大老爺」有面子得多，洋人的一條狗比中國苦力身份高；

但是要講到文字，星相卜，天地君親

師，一類的話，自然又都是中國的好了。大出喪用了紅纓子槍的印度騎巡，

（那是表示他有洋勢，並非表示他學洋派），一定仍得用開路神。老太太，老

太爺，太太，或是他自己的什麼日子，

一定得做做「水陸」。墳地要請人相了又相。家裏人口不太平就得請教吳鑑光，（雖然一樣也請教西醫）。總而言之——句話，中國的許多「古已有之」的「良風美俗」是全靠買辦先生們在那裏撐腰的！說他們「歐化」，不怕他們笑歪了嘴麼？

講到「形而下」的一切，買辦先生就告訴你：求新廠的車床不及慎昌貨好，而他的姨太太用的香粉也是法國貨好；但是他永遠不會想到我們也可以從「來頭貨」裏偷一點方法來，——就是「歐化」一下。他要是這麼想，他就是不成其為買辦了。

於是我們得「買辦心理」的結論如下：「形而下」的一切是外國的好，歡迎牠；「形而上」的一切是我們自己的好，保守牠。在這方面，買辦先生也就是民族主義者了。買辦先生一定痛罵白話文要歐化！

要辦一個這樣的雜誌

徐懋庸

——作為對於太白編輯委員會的提議。

「在我國有一千五百種左右的雜誌

在發行。其中，為大衆所能夠理解的，

恐怕不過十分之一的分量吧！而且，性

質相同的雜誌也不少，這些雜誌，各各

消耗了巨額的紙張，其實只是討論着或

解決着同一的問題。在這些雜誌上面，

羅列着從褪了色的薄紅起至濃厚的赤色

止的一切色彩的同志諸君。各各熱心地

要『統制』着其他方面的『意識形態戰

線』，於是都引用列寧的話，藉以毆打

別人的頭，你侮辱我，我侮辱你，揮用

着文學的知識，喜歡將自己的聰明淵博

完全顯示出來——要之，大家都是為名

譽而活動。照我想來，他們是會得互收

切磋之效的，不過，他們在這種論爭中

似乎沒有想到一個單純的問題，就是，

這種論爭，對於大衆，究竟有着怎樣的

教育的意義呢？」

上面所引的高爾基的一段話，本是

針對着一九二九年的蘇俄文壇而發的，

一經我們引用，便像說的是最近兩年來

的中國的文壇。雖然沒有到一千五百

種左右——恐怕連五百種也還不到吧？

——但就自己國內說來，這兩年中所發

行的雜誌，比先前總增加得多，頗熱鬧

了，所以有『雜誌年』之稱。除開了許

多專登『奉旨文學』，『自我文學』，『時

裝文學』，『冷水文學』，……的不

說，在比較前進，比較積極的各種刊物

中，關於各種問題的論戰，引了同樣

的話，而『我侮辱你，你侮辱我』的批

評，也層出不窮，但又同樣，多數的賣

弄文學的智識的作者，也不會想到對於

大衆的教育意義，一切的立論和批

評，不過是文人寫給文人看的玩意兒而已。

直到這回的『大衆語』和『大衆語

文化』一提出，這纔將大衆這兩字刻在

文化工作者們的心上。然而目前的文化

工作者，對於『大衆文化』的建立的過

程，誤解的人還很多。譬如『大衆語』，

有的人們以為是可以在目前的知識份子

的手裏製造出來的，所以主張立刻動工

出貨。這是一個荒唐的幻想。同時，

這給反對者所藉口，他們漂亮地說道：

『你們提倡大衆語，請你們自己拿出貨

色來看罷。但你們拿出來的並不是大

衆語，足見你們是瞎說』。對於這，提

倡者其實是應該這樣答覆的：『我們提

倡大衆語，但是我們自己不一定能夠拿

出大衆語。我們不過是要鼓勵大衆，叫

大家自己拿出來罷了。但我們自然要從

旁幫忙的』。

沒有疑義，大衆文化是必須由大家

自己的手來建立的，大家應該從自己的

羣裏產生出語學家，文章家，小說作

家，詩人，劇作家，小品作家，以

及打毀舊的市民的俗事的諷刺家和幽默家。

但這些的產生，必須目前的文化工作者相幫，鼓勵他們引導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更要教育他們。

幫助的方法當然很多，辦一個能與大眾接近的雜誌也是其一，但這個雜誌，必須是這樣的雜誌：

第一，應該設一欄「大眾的話」，這並不一定要大衆執筆，由人代寫也可以，但必須實在出於大眾之口。譬如，關於今年這樣的大旱，在大衆之間一定有許多解釋，預測和現狀的描述。倘有作家去訪問許多農民，把他們的談話，儘量照他們的語氣用他們的語彙記錄下來，就可以成功一篇接近於大眾語的隨感錄。然而大眾的意見未必可取，也許他們的解釋完全是迷信的，預測完全是絕望的，那麼作者或編者，應該在原稿後面，附加正確的意見，加以指示。倘若大家所發表的意見中，有很好的處所，則應加以發揮，補充，使之光大，完密。

第二，應該設一欄「社會生活實錄」，這種實錄，不同於新聞記事的疏略，也不同於小說的虛構。要是實事，而寫得能夠顯示出現代社會的機構的。作者也要儘量徵詢了大眾的意見，然後動筆。譬如，浙江餘姚的農民打死勸阻祈雨連動的小學校長這事，應該由在餘姚的作家，詳細地調查一番，根據當事農民的各種不同的報告，再加上自己的正確的解釋，撰成一篇報告文學。這類的文章，編者可以時常特別徵求的。

要做到以上兩點，首先得向各地——甚至極小的地方廣約撰稿人。但在起頭的時候，這些撰稿人未必都能寫得合式，這又得先經一番訓練。訓練的辦法，我以為像高爾基所說的兩個，是可以酌量採用的。

高爾基說：「雜誌的有些頁，可以分爲兩組，一頁之中，一方面登載不好的小說，他方面便登載詳細批評這小說的文句的文章，這種分析就應當指示作者，爲什麼他的小說不好，同時也分

析好的小說，明示出爲什麼那小說是好的」。這一篇中的「小說」二字，可以改作「一切作品」。

「還有」，高爾基接着說：「也設立古今名作家的作品的拔粹欄。載在這欄裏的主題，是選那和初步的作家的主題相同的東西。這種對象或對照，便在初步的作家之前，開示着舊作家的文學的創作手法。而且，這種方法的文學教育，是比普通的批評文更明瞭且更深刻地，將舊作家的作品所具有的意識形態的意義發露着的，不消說，在這雜誌上也應該掲載關於語言學，民族學，小說或戲曲的理論，以及詩學等的簡易地寫成的論文，我以為這是認真的事業。」

總之，現在倘要辦一個較有意義的雜誌，必須是培植大眾文化的，但要培植大眾文化，先得用了上述的方法培植廣大的新的作家羣。這批作家，還不完全是在大眾自己裏面的，但在他們之後，大眾自己的文化之作者要產生出來了。

關於狸貓換太子

風子

一提起民衆藝術，便有人想到狸貓換太子，在目前，這是很自然的。被排到二十幾本的這齣戲，近七八年來，單就上海一處講，幾乎每天有人在演唱，而且看客總是出乎意外的多，可見牠是怎樣地打動了小市民的心了。

在鄉村，戲是不大做的。倘遇狸貓換太子，那就人山人海，特別受歡迎。

狸貓換太子的所以能夠賣座，能夠號召，據某先生的「發現」，是因為這齣戲的「構成份子」是「善和惡的鬥爭」，而這「正是最足以訴諸於民衆的感情」的緣故。隨後他說：

「中國人素來最不肯放鬆君子和小人之分界，我起初還以為僅僅限於士大夫階級，現在卻感悟到一般小市民和勞動者也都有着這種成見，因此，爲原始的正義觀揚眉吐氣的狸貓

換太子劇本，便剛巧在這種成見上建立了牠的地位了。」

把君子和小人來代替善和惡，是很不切當的。而所謂「原始的正義觀」也實在並非君子的產物。小市民和勞動者知道有是非，也知道有善惡，那是一點不會錯的。然而並不會有過什麼「君子和小人的成見」，倒也是事實。

小市民和勞動者相信「善」，卻不相信「君子」；痛恨「惡」，卻不痛恨「小人」。因爲君子未必不惡，而小人卻也有好的。他們肚里比誰還明白。

但即使所說的是善惡吧，也未必便是狸貓換太子所以受歡迎的原因。凡是戲，大概總包含一些「善和惡的鬥爭」的，有好臣也有忠臣，有強盜也有俠客，有良民也有貪官污吏。然而能夠賣座或號召的，卻只有一部狸貓換太子。

可見善惡的鬥爭，不一定能夠建立一齣戲的地位；而狸貓換太子的所以受歡迎，是另有原因的。

要尋求這原因，我以為頂好常到茶館里去坐坐，那兒有小市民，有勞動者，他們並不是專爲喝茶，也來談談閒事，聽聽說書的。上海幾家有名的書場，每天所說的，不是「雙珠鳳」，便是「三笑姻緣」，這些書的聽客，是姨太太，小白臉，連說書先生也是天字第一號的蘇州哥兒，文縐縐的。但在茶館里，那就不同了，「雙珠鳳」和「三笑姻緣」決沒有地位。小市民和勞動者所要聽的，是水滸傳，七俠五義，包公案這一類。前一種書里人物的出處，性格，和他們很相近，聽起來自然極起勁；後兩種里也有一個使他們忘不了的人物，那就是龍圖閣大學士包拯。

所謂龍圖閣大學士包拯，是一向被叫做「包青天」的。他的所以受平民愛戴，並不是僅僅因爲他是忠臣，是好人，是善士，而實在因爲他不怕大官，不欺平民，所謂「鐵面無私」。平民是喜

歡這一種硬頭兒的，何況這硬頭兒的所以硬，是爲著他們這一羣。

被編成平劇的狸貓換太子，主角也還是「包青天」，這就可見這齣戲所以受小市民和勞動者歡迎的緣故了。中狀元，招駙馬，穿短衣裳的工人和小夥計，自知是沒有份的。但也還希望能夠在「紗帽蟒袍」堆里找到一些同情。在這一點上狸貓換太子是有著使他們滿意的地方的。包公打變駕，不怕權勢；親顯破窰，不搭架子；鋤斬胞姪（後來才發現是冒充的），不徇私情；平民所喜歡的是這一套。而況還有南俠北俠的穿插，那也是不怕大官，不欺平民的。

在官民關係和貧富階級充滿著不平的社會里，小市民和勞動者所關切的，是自己這一羣。如果狸貓換太子也有地位的話，那末，牠是建立在這上面的。但也並不是健全的建立。

狸貓換太子所教給小市民和勞動者的，是依賴，懦弱，屈服和定命論。由

對於自己這一羣的關切，而至於完全忘記了自己這一羣的力量。牠是有毒的。

使小市民和勞動者奔向演唱著狸貓

換太子的戲場，那並不是該戲編者小達子的成功，而是十幾年來主持新劇和電影者的失敗。這好比：現在還有人提倡文言文，並不是文言文的完善，而是五四以來的白話文有缺點，應加改正。但這是有待於大家的努力的。眼紅紅地看著文言文的猖獗，狸貓換太子賣座的興

隆，在小達子汪懋祖等的頭上加幾個「偉大」「偉大」，這光景，未免有些近於無聊。

民衆藝術的提倡者，應該準確地明白狸貓換太子所以得到廣大看客的緣故，然後再加以整理，分析，改刪，創造，灌注新的生命進去。

我希望而且相信，這並不是「高調」。

八月廿七夜。

立著



認真

龍頁公

認真常常是被懷恨的起點，在八面玲瓏的知識份子底選擇之下，牠是不能不被丟棄的。如果不肯嗎嗎呼呼，這里留下一個不滿的印象，那里做出一個難堪的場面，別人就會向他宣言：「如果你不擯絕你底胡鬧，我們就要擯絕你了」。在只有虛偽才能適應的社會裏，這懲罰底經驗將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不管居人頭上或蹲人腳下，假使他深知「幸運」祕訣，也就不會不明白這個小道理。一旦達到無善無惡，一概應付裕如的境地，那時他就會變成沒頭沒手的巨大蠶蛹，雖然到處滾動，你也看不出究竟。——在中國，文壇上的作家往往是最善於發揮這種本領的。單就寫文章說，要不要認真？這是不大有人願意考慮的。也不一定信奉文

章遊戲主義，問題在稿子暢不暢銷，功名能否成就，至於只想在一個角落裏當小首領的，那自然也有，又當別論了。

有人主張創作需要修養，需要體驗，不愧是教訓作家的一個法子，但成效恐怕很少。作家除了應該知道修養，體驗這一類勸世格言之外，還應該知道別的東西：拿認真來對付一切事件和全部行為，人家的，自己的。

不久以前，接到一個和上面所指的迥乎不同的作家底信，竟也發現這樣幾句話：

「……對於文藝，現在已起了一種生理的憎惡，一想到看到，一動筆，便一陣惡心，窒息。每次走過書店，看見放着自己的書，就覺得要嘔吐似的，這句話早就似乎對××談起過，他聽見

彷彿有點驚異，叫我『不要客氣』云。其實這種心情，亦不過如妓女的討厭性交而已。難道妓女對那話還有熱情麼？」

他是比較上不嗎呼的一個進步作家，他底沉痛的自白能夠使人感動。可是××聽見之後為甚麼會有點驚異，叫他『不要客氣』呢，恐怕即使不免有譏諷之嫌，但他沒有認真地說明何以竟會如此，只廉價地傾銷淨素的悲觀，也是令人不解的理由之一吧。

作家跟妓女是並不相同的，後者底生殖器只有一付，前者底作品一經印刷，就可以同時傳到千千萬萬人底腦子裏。倘若現在無因地對那些作品起了生理的憎惡，豈是承認當初冒失便能了結的事體？

惟一的友情的忠告恐怕還只有認真這兩個字。已經知道了甚麼東西，便不要把他放開——認真是苦事，蠢事，或許是最沒「幸運」的事，但補救的方法沒有第二個。

八月廿七，一九三四。

論科學小品文

柳 湜

讀芥川龍子介的「點心序」，我覺得他把文人的那種茶餘酒後的隨筆，喻為「點心」，與魯迅先生比作「小擺設」，都是絕好的「譬喻」，是恰當得無比的。「點心」，據芥川先生的解釋「好像是指早餐前和午前午後的飯前小吃」。「點心」不能算正飯。吃「點心」的人大概是營養過多，消化不良的人，他們在正餐時是不大多吃的，但愛隨隨便便的吃些「小吃」玩玩。能享這類幸福的人，在目前的世界大概是屬於少數的人們罷，勞苦的人們只知饑餐渴飲，哪里會有閒情來吃着玩呢？雖然，有時在形式上，大衆喫的只能是一個燒餅，似乎有點逼肖「小吃」，但他們是嚴肅的把它作為維持生命的糧食啊！所以像「點心」之類的小品文，無疑的也

只能供雅人的客堂裏的點綴，與大衆是少有姻緣的。

但小品文並不全是「點心」，這猶如「點心」中也有維持人的生命的老餅一樣，是可以作為大衆的正食的。關於只能供雅人欣賞的小品文，在中國的今日是很發達了，我不想再來談它。至于可算作「生活的小品文」的呢，它還只在生長中。在這里我也沒有打算來討論這一問題的全面，因為那是太費事的，目前我想來談一談的，不過是作為這種生活的小品文內容之一的科學小品文罷了。

無疑的，現在寫小品的作家還沒有注意到這一方面來。也許還會有人起來提出抗辯罷！科學重在說理，而說理的文字總是比較謹嚴的。小品文最寶貴的

條件是輕鬆與明快，是不能用作說理之用的。並且科學重在系統的敘述，最怕割裂曲解，小品文既然不能拉長，如何能負起說明科學之用呢？如果勉強掣他來用，在科學方面是「畫虎不成」，在文字方面則必像出了氣的啤酒，清淡乏味，一定是雙方不討好的。

不錯，乍看起來這種抗辯也似乎有他的理由，其實是似是而非的。這仍不免是就小品文而論小品文，就科學而論科學，沒有與大衆的實踐生活發生關係，是抽象而又形式的一種看法。

首先，我來說明小品文是否可以說明科學。所謂科學小品文並不反對「大品」的科學文體的存在。但同時它自己也仍有它獨立存在的價值。科學小品文是科學與小品文在大衆的實踐生活的關聯中去聯姻的。目前大衆需要科學知識，科學要求大衆化。而大衆實踐的生活不許可有長閒的時間去從事科學研究，去讀大本頭的科學書。現在大衆中，大部分非文盲的人，據我所知道的店員學徒的羣中，他們求知的源泉是靠

報屁股，他們在勤勞之餘，只能吸取一些零碎的小品。這是目前報屁股發達的條件之一。但他們對於溫文爾雅的「小擺設」是不感着興趣的。他們需要，取得一些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知識，爲了他們的實生活。可是，他們對於系統的知識不是不需要而是無力吸取，這譬如一個苦力需要煙草，但財力只能使他零枝的購買，他沒有整盒整條的購買力。於是，烟紙店中就有開盒零賣的供給。我們現在也與這相似，大眾在現狀下接受科學的賜與只能是一點一滴的，我們自然也只會適應這種需要，不然科學大眾化就會變爲完全無意義的空談。這里科學就與小品文發生着關聯。現在要問的只是，小品文是否可能傳達這點滴滴的真理呢？

我以爲是可能的。有人把小品文視作只能言情不能說理，這猶之把科學文體看作只應謹嚴，不必輕鬆，明快一樣，是一面的看法。小品文的內容，不僅可以統一言情與說理，而且是可以無所不包的。不過，他的特性是重在片斷的縮寫，不宜將主題混雜。科學文的謹嚴性，我們不否認，但輕鬆與明快同時是構成了解的條件。所謂謹嚴不是擺出森冷的面孔而是明晰，縝密，邏輯上的謹嚴並不反對顯豁與趣味。在大眾的讀物中，趣味是顯然可寶貴的要素。科學文字的拙劣，常常成爲與大眾隔離的條件。而小品文，在實質上卻是一種最富輕鬆，明快與趣味的文體，可以調和科學上艱深的理解。

小品文如果與科學結婚，不僅小品文吸取了有生命的內容，同時科學也取得了藝術的表達手段，藝術的大眾科學作品於是才能誕生。而這正是目前中國大眾所要求的。

以上大概足夠答覆懷疑科學小品文的抗辯者了罷？無疑的科學小品文不是有閒先生們的消遣品，也許是很粗製的東西，但它是大眾日用品，大眾自己教育自己的工具。

在寫作方面，我還想提出一點淺薄的意見。我希望自然科學家 and 社會科學家與小品作家切實的取得合作，或者索性大家都來嘗試地幹一下。在題材方面，那是最自由不過的，只要與大眾生活密切的保着關聯，無論就自然現象或社會現象中，揀取一小片來描寫都可以。真是「從蒼蠅之微到宇宙之大」。

但它的任務是糾正常識的錯誤，嚴正的科學的解說。不能歪曲，不應隱蔽。同時，他要放棄科學家的語言，極力採用大眾常用的語彙。不要過於森嚴莊重，要平凡得使大眾不覺得，這是什麼了不得的大道理，而是說自己生活周圍所熟悉的閒話。還應加上一點幽默，儘量採取各式各樣的形式。

這裏，我定可以指出寫這類小品文的一種秘訣。這就是作者能抓住大眾感覺知識方面的碎片。由他腦中舊有的映象去開展他的理解，誘導他進了科學之宮。至於幽默呢，這是使大眾情緒輕鬆的要素，延長他的持久性，解放他的疲勞，都是必不可少的。我們雖反對那種只惹人一笑，一笑後，什麼都完了的幽默，我們卻不反對在笑嬉嬉中去與真理握手。